

# 模因三论与文化进化研究\*

冯建明<sup>1</sup>,莫爱屏<sup>2</sup>

(1. 广东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家级同声传译实验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模因论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研究文化传播与进化规律,但一直被批评存在概念不清、论述模糊以及缺乏实证研究等诸多短板。本文基于对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考,探讨了模因概念、传播动力、传播条件、传播形态、传播结果及其对文化动因、文化传播和文化定型等方面的解释力。作为文化进化的遗传密码,模因依赖人脑而生存,是一种强势的、具有社会扩张性的认知图式。受人类“利己性”源动力的驱使,模因传播是主体意向性的选择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因、宿主和环境之间的契合性与适配度。传播过程中尽管会发生变异,但相似性总是远大于变异性。成功模因最终演变为社会表征和规范,文化定型实质上是模因进化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模因;本体论;认知图式;利己性;文化进化

##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 Memetics and Cultural Evolution

*FENG Jianming<sup>1</sup>, MO Aiping<sup>2</sup>*

(1.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523808, 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Memetics, a disciplinary study concerned with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conceptual confusion, vague statements and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etc. Based on reflection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cept of meme, the driving force, condition, form and result of transmission, as well as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cultural motiv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stereotype, arguing that meme, as a genetic code of cultural evolution, exists in the human brain, and its essence is a kind of powerful and socially expansionary cognitive schema. Driven by the “egoism” of human beings, meme transmission is a choice-making process of human subjectivity,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is decided by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meme, its host and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variation occurs in meme transmission, similarity mostly outweighs variation. Some successful memes eventually evolve into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d norm, and consequently cultural stereotype is essentially the necessary tendency of meme evolution, which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strategy in present-day China.

**Key words:** meme; ontology; cognitive schema; egoism; cultural evolution

---

\* 感谢《外国语》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 1. 引言

Dawkins 类比基因内涵,从自然科学和生物遗传学的视角提出了模因概念,旨在运用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研究模因的理论(即模因论)主要探讨诸如观念、礼仪、信仰、习俗、知识、交际、符号、音乐、意识形态、人工制品和社会行为等一系列可见与不可见文化元素在社会系统内的传播、变异与选择,以及对社会整体和后代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就其贡献而言,模因论为人类文化和心智世界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以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诠释了人类何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形成“这样一个具有文化和文化进化能力的大脑”(Blackmore 1999),产生如此丰富宏大的思想文化和知识典库,从而激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然而,模因论常被认为是一种概念不清、单位模糊、表述含混的理论,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与经验支持,以致未能建立起公认的研究方案和规划,仅仅是一时时尚的“伪科学”。这使得模因论毁誉参半,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众所周知,前沿科学常因规律性不强、且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而令人难以接受(Boyd & Richerson 2005: 432)。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模因论也不例外。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进化研究的新范式,模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本体思考与理论探索,使其学科体系在不断修正的基础上日臻完善。本文从模因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探讨模因概念、传播动力、传播条件、传播形态、传播结果等相关问题,旨在解释模因的本质、模因传播的意向性、利己性、变异性、与环境的契合性及其规约性和强制性,以期最终能建立“一种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显性或隐性的科学框架”(朱武汉 2016:49)。

## 2. 模因本体论与文化动因

模因论研究者认为社会文化进化和达尔文所阐述的生物进化之间存在显著相似性,并指出“模因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类似于生物遗传因子——基因的文化复制因子和文化传播单位”(Dawkins 1976),即文化也可通过进化的透镜获得分析和解读。如果说物种通过基因复制实现繁衍,文化则基于模因模仿而得以传播,但这种启发性的类推方法并未清楚表明模因究竟为何物、推动其传播的源动力又是什么。

### 2.1 概念辨析:一种强势扩张的认知图式

模因论大胆假定存在文化传播和进化的自主单位,但如何理解模因概念及其合法性是学术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我们或许能意识到它的隐约存在,也都清楚它的功能,但对其概念依旧模糊不清。长期以来,学界对模因的认知主要基于模因与基因之间类比关系的理解。这种将成熟学科的概念、范畴、基本原理和研究思路应用于新兴学科的方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人们理解模因概念及其传播过程,但同时也似乎掩盖了模因和基因、模因复制和基因遗传之间的差异性,不能真正解释何为模因。有学者由此而指出,即便没有模因论,文化也可以依据普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体系获得理解。然而,同为复制因子,“二者在作用机理、复制机制、起作用的时间跨度以及运作的具体细节等诸多方面大不相同”(Blackmore 1999: 17, 108)。模因内蕴及其传播机制要比基因复杂得多,过度类比容易将生物遗传的一些不恰当因素强加到文化进化的理论之中。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个文化复制因子提出各自的解释,如模因可能是一种神经元概念(Aunger 2002)、一种明确的行为或人工制品(Gatherer 2001)、大脑中的信息单位(Dennett 1995; Dawkins 1976)、一种符号(Deacon 1999)或心灵的病毒(Brodie 2009)等。简言之,作为大脑认知中的一个记忆单子,模因是生物机体神经储备信息的一部分,能够被复制到另外某一个体的记忆里;而作为可观察到的行为活动或物质形式,模因则是一种存在于物质世界“储备池”中的人工制品。

事实上,尽管文化传播类似生物遗传,但模因并非基因的衍生物。正如许多科学定义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进行(束定芳 1996:16),将文化复制因子类比生物遗传因子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同为复制因子,模因和基因是同一现象在生物与文化领域的不同表征,二者各自独立、并行存在,并无本源和寄生的先后关系。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模因一直客观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好似生物基因在文化范围内的孪生兄弟,而非一个推导性的隐喻术语。遗憾的是,模因论常常遭受轻慢和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以 Herbert Spencer 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无视社会和文化进化的重要性,将社会文化进化仅视为生物进化的产物。他们漠然地挪用生物学学术语“遗传”一词来描述人类对传统习俗、社会事物、思想观点等的传播过程,将两者混为一体,导致社会文化进化研究的停滞不前。实际上,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生物演替和文化进化一直沿着各自的轨道并行前进,它们之间的协同运作促使人类及其传播的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模因具有不同的表征形式,它不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且还以诸如语言、社会行为和人工制品等多种可视形态呈现于外部世界。换言之,模因可粗略分为内在模因和外在模因,或深层模因和表层模因。尽管模因载体可以千变万化甚或消亡,但其元表征一直潜藏于人脑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模因构念的外在表现。就其本质而言,模因是人类各种有意识行为(如家庭教育、国家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以及媒体宣传等)或者无意识行为(如潜移默化过程中的文化熏陶、模仿或习得)在人脑中所形成的组织严密、具有广泛相容性的经验记忆和知识结构,是人们对世界一般性认识和社会文化复制物在人脑中的一种心智表征。确切地说,模因更像是心理学范畴中的认知图式:同为心智结构,二者具有认知上的属性,目标都是解释思想、信息等获取及其变化;但与认知图式不同的是,模因呈现出更为凸显的社会特性,比图式更具社交性,它可以传播、遗传甚至进化,因而常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如果说认知图式只是一种处于“蛹”阶段的潜势模因,那么它只有在经历传播并感染其他宿主后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模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模因是一种强势的、具有社会扩张性的认知图式,它通过言语或行为模仿在人脑之间不断传播,人脑(或意识)其实就是由大量离散的模因构成的一个巨大模因库。作为活跃的文化因子,模因存在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断地在人群中寻求“宿主”,积极地进行复制和传播。因此“动态性”是它永恒且唯一的表现形态,静止的模因毫无意义。面对传播过程中各种不明的外来因素,模因首先会本能地竭力维持自身稳定性,同化外部信息使之适应自己,这种不变性(或保守性)确保了模因传播的本源性和相对稳定性。鉴于其明显的社交活动性,模因并不是一个隔离于社会环境、仅存于人脑中的自闭僵化结构;相反,它是一个活跃的、喜欢与外界因素不断互动的心智图式。模因的主要功能就是在生物种系先天的或先前已习得的旧知识和不断产生的新知识之间进行权衡和匹配,或同化、或顺从新的外部情景。可以说,正是模因将过去与现在结合成有机的统一体(Semon 1921:12)。人类一旦受到外部环境刺激,就会本能地搜索大脑中的模因库,找出并激活对应的(或相似的)潜在模因,利用相关认知机制去对比和识解新的外来刺激信息,进行思考并做出回应。

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模因如同文化、引力或社会阶级那样比较抽象而难以界定。有学者(Blackmore 1999)认为,讨论模因概念并做出精确定义纯属多余;辨认模因唯一合理的标准就是“是否成功复制”;任何东西只要被重复和复制就算是模因。如果身旁的人打了个哈欠,自己也跟着打哈欠,或者看到大家在笑,自己也随之一笑,这些是否可被视为模因?显然不算,因为它们不存在心智模仿的痕迹,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显然,这种观点过于宽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因概念浅薄化而失去意义。

## 2.2 传播动力:人类主体意向性和利己性

模因的传播复制主要是通过主体间广义上的模仿来实现。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2008:7)将

模仿比作为“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是“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由此可见，模仿虽然是一种看得见的社会行为，本质上却是大脑中的认知活动。那么，模因为何会“从一个大脑跳到另一个大脑”（Dawkins 1976；Distin 2005）？它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目前的主流观点之一认为，模因是一个在人群中不断传播的某种“主体性”事物，它只屈从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约束，与人类自身无关。作为模因宿主，人类的存在只是模因繁殖的工具（Dawkins 1976；Dennett 2007），这就是所谓的模因自私性。“模因自行传播”的假设完美解释了诸如独身、节育或避孕等许多对生物学复制规则而言是一种特洛伊木马的社会现象。尽管这些被视为模因的社会现象对于人类健康和种群繁衍来说毫无用处，且最终会危及生物进化的终极目标，但它们依然在努力推动自我复制，实现子代数量最大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模因能自行繁殖传播，无须人的参与。模因论这种过度强调和夸大模因自身活动能力、否定人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从而贬低和弱化人类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观点，导致它在关于文化进化的论述中遭到孤立和排斥，因为这种将模因神化、将人异化的论调颠倒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传统人本主义精神相对立。

模因自身没有意识或意向性，它自己不会主动传播，推动模因传播的是具有明确意图或目标的人。人类并不像某些模因论者认为的那样，只是被动的模因携带者或壳体化的工具；相反，人类会积极利用已有的经验知识和精神决断力去理解和判别新的模因，并根据需要来决定拒绝或接受。如果说基因遗传取决于自然选择，模因传播则更多依赖人类有意识的参与和努力，其传播规律形成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不可能超越人的行为，模因传播实质上是“由人类的意向性行为产生的物质或信息的任何永恒模式”（Csikszentmihalyi 1993：120）。人类只是将其喜好、憎恶、取向等思想行为“寄生”在模因这一“万能”的工具之上，并借此同外界的相关对象进行联系（廖巧云等 2012：48）。文化进化由我们的思维能力驱动，与模因这个文化复制因子似无多大关系（何自然等 2014：16）。我们应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分析模因现象，探求其传播规律。然而，人类为何会产生这种传播模因的“主体意向”呢？虽如上文所述，模因传播乃是模仿所致，但模仿只是一种文化表象，并非模因传播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因，推动宿主进行模仿传播的力量其实源自人类的三种基本行为：自然诱发行为（evoked behavior）、文化习得行为（acquired behavior）和社会强制行为（imposed behavior）（Runciman 2009）。自然诱发行为是人类对环境特征一种直接、本能的习惯性反应和行为；文化习得行为是通过观察向他人模仿或学习的行为；而强制行为则是指社会公共机构提倡和规约的那些必须遵守的行为。正是这三种基本行为或单独、或互相作用形成合力，促使人类主动或被迫地进行模仿，实现模因的传播。从更深层次进行剖析，人类之所以具备这三种基本行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能给宿主带来某种“好处”、满足了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正常社会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或者自我实现五种需求，为模因传播的意向性提供了理据。回溯模因传播这一系列动力驱动链，我们可以发现，模因传播的源动力其实就是人的原始本性——利己性。事实上，包括模因传播在内的人类一切行为活动无一不是源于“有利于自己”这一生物本能。因此，我们人类通常会本能地选择性接触、理解、记忆，进而选择性地各种模仿和学习（曹进等 2016：42），这恰恰是文化传播与进化的根本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推动模因传播的是具有意识能动性的人，但模因并非始终是被动地驱使。有些模因会像手机霸占人、病毒感染宿主一样积极侵入并寄居人脑，以不易觉察的方式诱使和操纵部分宿主去复制它们，影响和控制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使人脑沦为其“殖民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模因已具备了侵染性、进攻性和霸权思维。人类本应是模因的主人，但富有讽刺性意义的是，由于模因所表现出来的魔力和诱惑力，使得模因常超越人类而成为主宰（何自然等 2014：155）。

正如大自然中的动物并无竞争意识,但作为观察者,人类可以运用竞争这一概念去描写它们之间的互动。同理,讨论模因的传播、选择和适应,并不意味着模因就具有人类那样的能力。模因本身并无独立的思想,也无所谓“自私”,它只是人类意识支配下的一种认知图式。如果说模因“自私”,那也是人类赋予它的一种特征;自私的其实并非模因,而是模因的载体——人。我们将模因从人类心智中剥离出来,并视之为某种主体性实体这一假设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

### 3. 模因认识论与文化传播

模因研究是一个试图对文化传播和进化进行定性与量化分析的新领域,作为一种强势的、时刻准备“入侵”宿主大脑的认知图式与文化流动因子,模因的传播是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其传播过程通常会发生各种变异。

#### 3.1 传播条件:模因、宿主和环境的契合性

与物种进化相似,模因的传播(包括横向传播和代际遗传)也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生物进化法则的影响。传播的成功与否并非由模因、宿主或环境任何单方面的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模因自身特性、宿主意向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三者之间的契合性和互相作用。模因一直坐等“被复制”,条件一旦成熟,这种强势的心智图式便会迅速被激活,积极寻找寄居目标。一个模因要想在激烈竞争中优先得到宿主的注意、认同、选择和接受,并能够广泛复制和传播,通常具有一些先天优势或特征,如与宿主大脑中诸如观念、认知、标准、习俗等任何已有模因信息具备因果关系、依赖关系或者其他关联性;对宿主有利或具有吸引力,善于激发宿主进行传播;来自权威人士或权力机构并已在社会中被大多数人接受;或有助于加强社会联系与合作、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等。成功模因往往符合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能够满足和顺应特定的社会需求,具有显著的环境适宜度和较强的竞争力,那些最能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模因要比那些不能适应所在文化体系的模因更容易得到传播和扩散。例如,在一个缺乏文字的社会中,能成功获得传播的模因通常为那些易于口口相传的模因,并且一般与已流行开来的模因相一致;而那些与社会普遍接受的流行模因产生尖锐冲突的模因则难以被传播。

模因能够顺利传播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多么“优秀”或“正确”,而是因为它刚好与宿主和周围环境彼此相适应,能在其所依存的文化土壤中更为有效地运行。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模因之所以能以上帝所选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复制,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或真实的,而是因为在基督教诞生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模因最容易到达“未被教化的大脑”,最能与信仰者思想中的其他观念相融合。正如物种基因必须适应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下去,模因只有顺应包括宿主在内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得以传播,广泛且持久的模因传播最终汇聚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

#### 3.2 传播形态:遗传性和变异性

模因一般通过模仿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其理想状态是信息传播的稳定性和复制的忠实度。Dawkins(1982: xii)认为,模因复制的保真度相当高,语言、宗教、传统风俗当中代代相传、延续的准基因遗传特征(quasi-genetic inheritance)都说明了模因传递的保真度。这表明文化传播中的模因复制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遗传一样也遵循着子代与亲代性状相似的标准,在传播过程中较少发生变异,即使变异也只是一定范围内少数个体的局部变化。正如我们无法选择和改变父母遗传给我们的基因一样,我们同样无法选择和改变祖辈文化传承下来的模因。以宗教信仰为例,孩子通常会信他们父母的那个教派,很少改变去信仰别的宗教派别。这是因为物质普遍具有记忆性,事物总是力图按照自己记忆中存在的模式来复制新事物(钱冠连 2001:8)。基于人类普遍因循守旧的本性,我们不可能与模因相对抗,因为从小就接触并浸淫其中的模因已决定了我们是谁。

文化传播过程中模因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人原封不动地拷贝到另一人。模因的遗传性(或不变性、保守性、惰性)首先会促使它在传递过程中同化那些新体验,改变后者使之与自己一致;但在很多情形下,模因会顺应新体验,做出适应性转变而产生模因变体,或与其他模因一起形成模因复合体。因此,研究模因传播更需关注模因的变异,而非单纯的复制。事实上,完全复制只是偶然而非常态,多数情况下模因会在宿主大脑中进行重构,实现信息的局部遗传,接收者所收到的模因与被传递的模因并不完全相同。而模因之所以发生变异是因它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如宿主意向性、双方认知心理、社会文化语境等。由于这些不可预测变量的存在,导致复制的忠实度有所降低,模因变成模因'。变异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它不仅确保模因自身的生存,而且还赋予传播新的内容,促使新模因的诞生。新模因又不断被模仿或复制,最终使个体创造行为变成社会共有财富。简言之,变异推动创新。从文化进化的角度看,变异使得大脑模因数量不断增加,人脑模因库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异是模因的生命源泉,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人类不断选择性地传播、复制和重组模因的过程最终推动文化向前发展。

尽管变异在模因传播中要比在生物演变中普遍得多,但这并不足以使模因或文化信息脱离进化法则的约束(Cardoso & Atwell 2011),模因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是相似性远大于变异性。许多史前就已存在的陶器制作或者千百年来房屋建造外形所呈现的连贯性,对此可做出清晰的证明。事实表明,只要有复制就会有变异,复制产生变异,而变异是为了更好地复制,这是复制的本质;但无论如何,模因精髓及其基本特征和性质却始终不变(俞建梁 2016:26)。虽然在个体传播中存在偶然的复制错误或信息丢失,但复制物的总体趋势依然围绕原始模因。就整个社会而言,原始或规范的模因将占主导地位,复制的忠实程度足以保证进化的连续性以及文化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从而确保人类社会一脉相承和绵延不绝。

#### 4. 模因价值论与文化定型

与传统研究路径截然相反,模因论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对文化传播和进化机制独特的研究视角,即关注概念、思想和知识等认知图式如何“俘获”人的心灵或大脑。模因视角将研究重心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转移到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上,人为地赋予模因诸如“自私”“竞争”等人类特有的属性。物质一旦拥有思维,科学研究便似乎超越了常识,尽管令人难以理解,但并不妨碍成为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孙玉 2017:107)。模因理论修正了我们一直以来对观念、思想和知识惯有的骄傲姿态:人类似乎站在知识的奥林匹克山之巅,一切思想、信仰、知识体系皆在人类掌控之下;它明确且谦虚地提醒我们,人类并非知识的绝对主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身创造的模因以及模因传播的结果——社会表征和文化。

在模因传播过程中,各种模因为了自身生存而不断竞争。许多模因慢慢失去活力悄然淘汰,只有少数强势模因得以幸存。这些强势模因经过广泛传播和复制,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随着社会系统的不断强化,逐渐被特定文化群体所认同、接受和共享,慢慢积淀为一种集体意志或社会共识,表现为社会表征和规范。可以说,所有的社会表征和规范皆为模因不断传播复制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模因都有可能成为社会表征或规范。少数社会表征又经过漫长的代际传承和演化,最终固化为根深蒂固的种群文化而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定型。

模因源自特定的社会文化,最终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会表征一道,共同解释文化进化现象。“模因—表征—文化”是一个逐渐规约化和现代化的演变过程,文化进化本质上就是模因传播和不断进化的结果。模因之所以能够转变为社会表征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都是一种心智结构。模因是大脑之间不断传递的信息结构和图式表征;社会表征则是集体成员所共享的

观念、意向和常识……一种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共识性知识……社会“共同意识”的一部分 (Moscovici 2000),但模因和社会表征二者所关注的焦点和范围不一样。模因强调心智结构的动态性演化,涵盖了从单个语词到思想体系的整个范围。社会表征则侧重于心智结构的社会功能,其范围较为局限,只包括那些全社会共享的、具有复杂成分的共识形态。

模因一旦沿着演进路线进化为社会表征及其终极形式——文化,便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 and 方式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影响和控制着整个社会共同体以及子孙后代。换言之,社会表征与文化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在每个人身上深深烙下了某种“思维定型”和“行为定型”。耶稣所主张的思想在其生涯刚开始时仅为模因,但该模因通过他以及门徒的传播在其死后逐渐形成了社会表征,成为所有基督徒的精神教义和行为准则;又如新教教派中的一个分支——基督教科学派,其理论教义强调否定现世生活,以至于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从此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死亡并不那么重要,对亲人的死亡完全不必悲痛。

模因传播最终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使特定文化群体中的成员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质,从而完成了模因作为‘文化遗传密码’的使命”(宋洪英 2012:72)。

## 5. 结语

当 Dawkins 指出模因是文化基因时,其实已暗含着这样的假设:思想或信息大部分以同质的方式进行复制,大脑是其唯一的人工传播载体,通过模仿在不同心智之间实现传播。作为非生物性的文化传播单位,模因是一种强势的、具有社会扩张性的心智图式,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进行社会交际的文化始点。它在人类意向性和利己性的驱动下,通过不断复制、变异、选择推动文化传播。研究模因及其传播规律就是研究人类文化及其进化规律,模因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进化理论。Dawkins、Blackmore 等人关于模因的观点目前也许还只是一种猜想或假说,尚未纳入现有文化研究的主流模式中,但作为科学道路上的一座思想灯塔,模因论必将启发和指引后人继续探索、求证、求实。正如 16 世纪天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 19 世纪生物界的达尔文进化论革命在历经漫长的不断斗争后方才逐步被科学界和世俗所接受,作为 20 世纪人类文化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模因论要成为一个成熟、完善的科学理论同样有待于持续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明。可以预见,尽管尚处于研究及应用的初始阶段,模因论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重点论题之一,其研究成果将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外译及研究等领域有极大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Aunger, R. *The Electric Meme: A New Theory of How We Think* [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 [2] 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 Boyd, R. & J. Richers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 Brodie, R. *The Virus of the 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 [M]. London: Hay House, 2009.
- [5] Cardoso, G. C. & J. W. Atwell. Directional cultural change by modific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memes [J]. *Evolution*, 2011, 65(1): 295 - 300.
- [6] Csikszentmihalyi, M. *The Evolving Self*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 [7]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8] Dawkins, R. *The Extended Phenotype* [M]. Oxford: OUP, 1982.
- [9] Deacon, T. W. Memes as signs [J]. *The Semiotic Review of Books*, 1999, 10(3): 1 - 3.
- [10] Dennett, D. C.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 [11] Dennett, D. C. *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 [M]. London: Allen Lane Press, 2007.
- [12] Distin, K. *The Selfish Mem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3] Gatherer, D. Modelling the effects of memetic taboos on genetic homosexuality[J]. *Journal of Memetics-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4. [http://jom-emit.cfpm.org/2001/vol4/gatherer\\_d.html](http://jom-emit.cfpm.org/2001/vol4/gatherer_d.html). 2001.
- [14] Moscovici, 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15] Runciman, W. 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elec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6] Semon, R. *The Meme* [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1.
- [17] 何自然,陈新仁. 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 [18] 曹进,靳琰. 网络强势语言模因传播力的学理阐释[J]. 国际新闻界, 2016, (2): 37-56.
- [19]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模仿律[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890.
- [20] 廖巧云,徐盛桓. 心智怎样计算隐喻[J]. 外国语, 2012, (2): 46-52.
- [21] 钱冠连. 有理据的范畴化过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0): 7-10(62).
- [22] 束定芳. 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J]. 外国语, 1996, (2): 9-16.
- [23] 宋洪英. 从模因论看民族文化定型[J]. 外语学刊, 2012, (1): 69-73.
- [24] 孙玉. 《我们是何种生物?》评介[J]. 外国语, 2017, (4): 104-108.
- [25] 俞建梁. 模因范畴论[J]. 外语学刊, 2016, (2): 23-27.
- [26] 朱武汉.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范式之检讨及变革刍议[J]. 外国语, 2016, (2): 48-59.

基金项目: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外译的语用策略研究”(17BYY056)

收稿日期: 2018-01-08

作者简介: 冯建明, 硕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 跨文化研究、翻译学。

莫爱屏, 博士, 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翻译学、语用学、话语分析。

---

## 外教社推出“学术研究方法指导系列丛书”

为进一步解决国内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撰写科研论文和掌握科研方法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外教社推出“学术研究方法指导系列丛书”。本套丛书融理论和实践为一体,阐释系统、深入,既囊括了对于论文撰写结构与步骤上所有要素的介绍和分析,又涉及有关项目调研、选题论证、时间管理、成果出版、自我评价等方法上的科学指导,为论文撰写规范化提供指南,并对培养研究能力、开辟研究领域和拓展研究思路给予启示。

本套丛书对于广大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撰写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科导师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学术研究方法指导系列丛书”:

- 《研究生科研手册》(第二版)

*The Postgraduate Research Handbook*(2<sup>nd</sup> Edition) Gina Wisker 著

- 《博士生写作手册》

*The PhD Writing Handbook* Desmond Thomas 著